

文苑

# 太阳花

丘晓兰

我十来岁的时候,曾大肆种植过两种植物。一种叫落地生根,还有一种就是太阳花。特别是太阳花。

所谓大肆种植,就是种满家里仅有的四个花盆,再把能找到的破口盅、漏水碗、旧水瓢,甚至大一点的药瓶子等物全都装上泥巴摆上阳台,再种上落地生根和太阳花。

起因好像是语文课本里有一篇讲种子发芽的课文,老师要求我们回家发黄豆芽或者绿豆芽,借此观察种子是怎么生根发芽的。我嫌发豆芽不过瘾,就从学校的花圃里揪了几株苗回家种。本来是三分种热度的事情,谁知那两种植物沾点泥就生根,浇点水就长。那个叫落地生根的还持重一点,伸枝展叶慢慢地来。那个叫太阳花的,到我家还没几天工夫就开了两朵娇艳的花给我看。

大吃一惊后,我自然大喜过望,欣喜之余被激发出的种花热情自然十分高涨。那时应该是初夏时节,太阳花刚开始进入花期。那段时间,我每

天必做的一个功课就是到花圃折几茎已经打了花苞的太阳花带回家。带回家后也省事,只需把折来的花茎往花盆里一插,再浇上点水就大功告成了。

值得一提的是,我从学校的花圃里往家搬了那么多回“集体的财产”,却从来都没引起过谁的义愤。相反的,我很清楚地记得,我的班主任见我摘花,在问清我要拿回去种之后,还笑眯眯地帮我折了一茎。现在想来,我不好说那是那时人与人之间关系比如今更人性更淳朴,只能说这太阳花实在是太擅长开枝散叶地疯长了。我折去一枝,过两天它能马上再长出两三个新芽来补上。所以班主任可以笑眯眯地由我摘。

果然没有多久,我就不用到花圃里去摘花了。为应付蓬勃生长的太阳花,我先是拔掉了盆里原来种的东西,后是持续不断地增添各种五花八门的新花盆。直到母亲警告我再添新花盆就要摆到我的床上去了,我才恋恋不舍地罢

了手。但我种下的那一堆太阳花早已成了气候。最高峰的时候,我家阳台上盛开的花朵竟接近或者超过了150朵。报一个这么不确定的数字,不是我要故弄玄虚,而是花开得太多,我怎么数都数不清。只好喜滋滋地估摸出一个数,去对我的父母讲,去对我的同学讲,去对我的邻居讲……

再后来,我的兴趣慢慢的好像就移到别的比较复杂的东西上去了。为的是大人的夸奖。比如考试一定要争第一啦,几件旧衣服要怎样穿才比别人更漂亮啦,继而是升学、工作、煞费苦心地去思考存在、价值的意义啦等等。总之都是些费脑劳神的事情。时隔多年,忽然又想起了太阳花,仍旧陶醉之余,恍惚发现,我好都没有站在盛开的花朵面前,喜悦得头脑发晕的那种满足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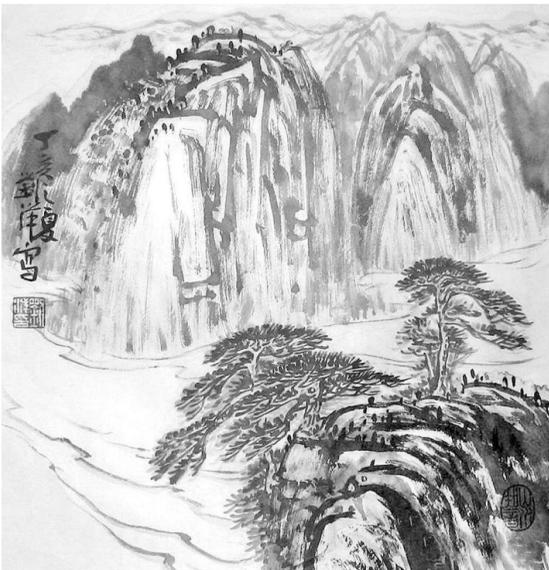
其实直到今天,我都没有弄清这太阳花的学名是否就叫太阳花。但这应该并不重要。我曾经那么热烈地种过它,它也曾那么热烈地回报了我。

我记得它的花是重瓣的,玫瑰的颜色,开起来有铜钱大,早上开,傍晚谢,膝盖,针状叶,叶多汁……

在花开的那个时刻,我猜想,我和我的花都是快乐的吧。这快乐简单,却真实得几近可以触摸。忘不了花开的时候,夺目的红色总是努力地

向着太阳的方向,灿烂而招摇地,向世人宣泄它们怒放的骄傲。而十来岁时候的我,除了傻呵呵地乐,还会在作文里写:啊,太阳花,我赞美你生命的顽强啊!……

现在我不算老,可天晓得是怎么回事呢,我已经在怀念这份简单的快乐了。



雄姿(国画)

刘洋

# 想到宋朝去

王占营

想到宋朝去,南宋偏南北宋也可以带着我46岁的轻狂,和早上羊肉泡那一碗温热的香气油纸伞别忘了着一双布鞋裹一身青衣

去往宋朝的路上我会遇到,张择端的那些模特儿和几个从三流画家笔下跑出来的仕女他们见我一个个会瞪大了眼睛露出好奇有的还拱一拱手,谦谦问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而我,且装作一副神秘的样子只笑不语

不好讲的,不能说我来自黄河岸边21世纪他们一定弄不明白元朝的风,明朝的雨大清的那些烂事儿提都别提他们肯定搞不清楚后来的人们

咋就不再骑马而改坐了飞机也不再有什么八百里快报有事没事儿按一下手机……

走在宋朝的大街上我想吹一下口哨,哼两首小曲顺便,再考究几个问题司马光砸缸,那缸要是不破该是怎样结局被救的那小子,后来有没有去感谢窑工的手艺还有把酒问青天的老苏问了这么久,到底问没问出人生的真谛至于那个却道海棠依旧的卷帘人就不再造访了绿肥红瘦,绿肥红瘦绿肥红瘦的当儿弄不好会惹一些是非

不是妄语,杨志那刀据说还有点凉意斜倚夕阳,不如柳荫里牵马赶一程风雨因为宋朝很远,很远……

新书架

## 《心灵驿站》

宋亮

散文集《心灵驿站》以“大散文”的笔法,着力探讨

多眼晴

## 回味高考

李开振

如果时光再倒转一次,我还是愿意在高考的那段时光里湮没自己。

没有浪漫,没有狂欢,更没有鲜花和掌声,我选择了高考,也就意味着选择了寂寞和孤独。

一本本厚厚的复习资料,整整齐齐地立于我们的桌子上,像是密探一般在监视着我们的全部生活。

我把头深深地掩埋于所有书籍的后面,慢慢地咀嚼着老师的教诲和一道道习题的深度。我把自己藏在时光之河的深处,惋惜地与那些已逝的时光挥手告别。

我想,那时所有等待时光的做法都是荒谬的。因此,我们一直与时光赛跑,迎着时光的怀抱奔跑,

而从不愿意点滴的时光从自己的手中溜走。高考的倒计时,在不停地滴答着,直指向我们决战考场的黑色七月。是,七月,原本是一个青春、热烈而奔放的季节,却因为我们即将走向沙场而显得杀气重重、阴云密布。

我们一遍遍地做着习题和试卷,一遍遍地进行着摸底考试与排名。老师们一次次地用时间之剑来扼住我们的浮躁,一次次用促膝谈心来拯救我们内心的恐慌。喜者喜,望天上云卷云舒;忧者自忧,看庭前花开花落。在这个都奋勇向前的队伍里,我们习惯了用少有的淡定与平和来梳理自己的心情。

要知道,谁也无法与时光抗衡,奔跑只是我们的一种生活姿态。我们深深地藏在时光的背后,用汗水去丈量时光的长度与光泽。

轻轻地,高考的脚步近了,我们谨慎地趟过时光之河,与高考在七月里幽会。

那是一次刻骨铭心的回忆。紧张,兴奋,带着淡淡的喜悦,我们走进考场,小心地在试卷上书写着我们的梦想。也就在那一刻,我们突然发觉自己已经长大了,担子重了;也就在那一刻,我们凝固了所有的汗水,自信地将希望写在纸上;也就在那一刻,世界里的所有喧嚣开始归于平静,我们甚至能听得到亲人忐忑的心跳。

终于,当我们收到鲜红的录取通知书时,我们才深深地懂得,在时光里湮没自己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哲思妙语六辑,内容上下相承,左右关联,语言活泼优美,形式灵活多样。

该书作者侯建云是一名普通的基层工会干部,业余时间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

还是结结实实往前冲,冲到最后,发现人只是时间的过客,而真正美好的,还是童年那点记忆。

我童年的时候会把没有长大的小柿子,用绳子串成串,这些小柿子是被风吹落到地上的,它们样子娇小可爱,小柿子和小苹果小梨不同,小柿子的形状很好看,而且它底部有小叶子,像一朵盛开的小花。

童年的夏天,池塘边有很多鸭子,有些懒鸭夜里不回家,它们就地下蛋,只要肯早起,围着池塘转一圈,就能捡到两到三个鸭蛋。那样的获得是一种享受,小孩子都有聚敛毛病,一个玻璃瓶子,一个小木棍,都是好的,更何况可捡到一个货真价实又可以吃的鸭蛋。不知道为什么,我看那时候的鸭屎并没有像现在厌恶塑料袋和矿泉水瓶子那样。虽然我童年生活的地方不是我的家乡,但那里一草一木,真是令我难忘。有一次傍晚父亲带我去远点的塘边,发现塘边都是大虾,现在回想起来,感觉有点不真实。我和父亲很轻松就捏回了一大碗,我再捏的时候,父亲制止了,说吃不完。我的幸福,不过如此吧,伸手就能拿到吃的,不管这些能吃得在路上,还是在树上,还是在池塘边,只要自己能力可以到达。

我还记得有一次翻墙,由于天气炎热,在塘里游动的鱼就会往上跳,一些人下到水里,用竹篮接,有经验的人能接很多。那次我也下水了,感觉水里的鱼在打腿,鱼不停地往上飞,而鱼落到水里是很有趣的,不是一个孩子可以控制的了。很多人都下到水里捉鱼,记得那次父亲捉了一个最大的鱼,好几天我们都没有吃完。这样的事情,我孩子,也许再不能遇到,因为它还在我的记忆里。

桃花红,杏花鲜,桃花四季戴发间。桃花杏花年年有,人老不能转少年。这是我在近期看到的。它述说着一种旧事,在痛惜时间的流逝。

冯德麟的话只说对了一半,白永贞这一手不仅让冯庸怒气冲天,把张学良也气得咬牙切齿。两人商量好,用不着再跟这个坏透腔的老师玩什么小伎俩,他不仁就别怪咱咱们不义,此仇不报枉为人!冯庸说,等他进来,咱俩上去就打,我估计那老家伙肯定打不过咱俩。张学良有些犹豫,他那么大岁数了,又是老师,打他不好吧?冯庸说,不打也出不了这口恶气啊!张学良想了想,说,这样,他不是有儿子吗?咱找他儿子打去。冯庸有些犹豫,瞅他那岁数,他儿子一定不小了,咱俩万一打不过咋办?张学良发了狠,打不过也打,这口气非出不可!

白永贞再次面对张学良和冯庸时,冯庸站起来,气冲斗牛,老头,把你儿子找来。白永贞有些奇怪,找我儿子干什么?张学良也站起来,气势比冯庸还盛,你侮辱了我们,我们要报仇,你是老师,我们不能打你,所以,我们要跟你儿子决斗!

白永贞闻听,朗声一笑,孺子可教也。张学良看了看冯庸,这老家伙啥意思?白永贞习惯性地将捋胡须,你们总算天良未泯,还知道对老师不能动粗,看来,你们还不是四六不知,也并非不可理喻之人。

张学良说,你不用给我们戴高帽,你让我们丢人现眼,这事不能就这么拉倒!白永贞说,这样吧,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也写一张判决书,你们也把它贴到城门上,如何?

张学良说,那不行,贴我们的是抹黑,贴你的是添彩。白永贞故意问,同样一篇文章,为何你们的贴出去丢人,我的却是添彩呢?张学良与冯庸面面相觑,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白永贞走到二人身边坐下,诚恳地说,我跟你们说句话,如果你们认为我说得对,咱们以后依然老师是老师,学生是学生;如果你们认为我说得不对,我起身就走,再不叨扰二位小爷,如何?

张学良没有吭声,冯庸说,你说吧。

第二天,张作霖从教室的窗面经过,听见里边书声琅琅。他靠近窗一看,不由得瞪大了眼睛。只见张学良和冯庸正襟危坐,捧着书本

目不斜视,连有人在窗外窥视都没有发现。张作霖好生奇怪,这两个狗崽子今儿个怎么啦?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张作霖问张学良,张学良不答。问冯庸,冯庸说,我连我爹都没告诉。

1926年,当张学良被北洋政府授予良威上将军并加陆军上将军衔,成为中国最年轻的上将时,才跟张作霖讲了当时发生的事情。

张学良说,白老先生只说了一段话,大意是,你们都是家里的长子,乃父对你们寄托了莫大的期望,他们创下的基业等着你们去继承,你们以后也会像你们的父亲一样,叱咤风云,威震一方。你们的父亲一定不希望他们的儿子,面对社会,面对公众,出言不逊,哈哈大笑。假如你们再如现在这样混下去,说不定哪天,还会有人把你们的文章贴到城门上,发表在报纸上!所以,我现在让你们当众出丑,就是为了你们以后不至于出更大的丑!

张学良说,白老先生说完后,站起身,说,我现在听你们一句话,老朽是走,还是留?

老人传说,当年奉天城有一个奉系集团少爷伙,所谓伙就是帮,成帮结伙的意思。这些刚刚由少年步入青年的公子哥,从小养尊处优,家里钱伴着,外边人宠着,活得越发骄狂。老人说,这些爷,当年可没少在城里闹事,有一次,甚至差点引起一场战争。

奉系集团少爷伙最初只有五个人;陆军二十七师师长张作霖的公子张学良,陆军二十八师师长冯德麟的公子冯庸,二十七师五十三旅旅长汤玉麟的公子汤佐荣,第二骑兵旅旅长(后为二十九师师长)吴俊升的公子吴泰勋,张作霖二哥张作孚的儿子张学成。当时,小河沿、西门外的书场正在说石玉昆的《七侠五义》,五个人便以五鼠自称。张学良喜欢风流倜傥的白玉堂,先抢了锦毛鼠的名头。冯庸志向高远,自比钻天鼠。余下,汤佐荣叫了翻江鼠,吴泰勋叫了钻山鼠,张学成没得选择,只好叫了听着最没出息的彻地鼠。

“五鼠闹东京”的传奇故事让他们听了热血沸腾,为了不枉称此五鼠,五人决定也闹一闹奉天。

# 连载

“您能先把这些文件签了吗?”燕子拿起那摞文件。离婚协议书;燕子与老谭自愿离婚,离婚后双方对各自名下的一切财产分文不取。协议书的最后有老谭的亲笔签名。

燕子的双眼瞬间潮湿了。她把离婚协议书丢在桌子上:“我不签。我不想离婚。”

“可您的丈夫想和您离婚。”“那就让他亲自来跟我说吧!他在哪儿?”

一滴泪,自顾自地从眼角滑落。律师耸耸肩,“恐怕来不及了。您丈夫已经向法院申请了离婚,而且就像我在电话里跟您说的,那个申诉马上就要到期了。”

燕子冷冷一笑,“算了吧。我咨询过了,这不符合法庭的程序,因为法庭的通知没交到到我手里。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到期也只是你们的申请作废。”

那律师微微一笑,“那好吧,那我向您坦白。离婚的想法,您先生是一周前才有的。所以他还来不及向法院提出申请。他希望你们俩一起提出这个申请。”

律师再次把离婚协议书递给燕子。燕子接过协议书,把它撕得粉碎。

“实在太糟糕了!”律师摇摇头,“这样的话,我就只好用这一份了。”

律师冲燕子挤挤眼,转身从皮箱里取出另一份文件。

燕子接过来一看,内容和刚才的一份一模一样,但区别在于,那上面居然有燕子的签名!

“这是假的!伪造的!”更多泪水,夺眶而出。

律师耸耸肩,“不过这份文件早就提交了。您手里的只是复印件而已。”

燕子这才注意到,协议上落款的时间,竟然是一周以前。

“另外,您先生让我把这个交给您。”

律师递给燕子一封信。小学生般的字体:

电话里是电脑合成的枯燥声音。一长串的单项选择题:生日,出生地,身高,父母的姓名,最喜欢的饮料,最喜欢的小说,09年5月在芝加哥购买的Gucci皮包的价格……

燕子默默地在电话上按入正确答案的号码。她的一切,都在老谭心里。

“恭喜您!您已通过身份认证。您的账户余额为:两千五百万美元。”

燕子吃惊地抬起头:“他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

“您忘了吗?他一周前就已经和您离婚了。他当然没理由继续和您保持联系了。”那律师眨眨眼:“请您别辜负谭先生的一番苦心。”

燕子咬住嘴唇。

“希望谭先生已经离开香港了。上帝保佑。”律师一脸遗憾。

“他在香港?可那很危险啊!他怎么能去香港?”

“我什么都不知道。”

律师耸耸肩,起身提起皮箱:“好啦!我的事情都办完了。谭夫人,哦,不,谢小姐,您该出去旅游一下,周游世界。呵呵,不过,顺便说一句,谭先生的确是个好人。”

那律师冲燕子一笑,转身走出大门去。

碧波无涯 咖啡厅里只剩燕子一人,伙计都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电视机显得格外聒噪。凤凰卫视的新闻主播朗声读着:

“……据称此次案件涉及数千万美元的上市公司欺诈,同时亦涉及大陆国有资产被盗用和外流,因此香港廉政公署同大陆公安部经侦厅展开联合调查,数月来却未能获取有力证据,直至日前,怡乐集团的大股东向警方提供了其通过私营调查公司获取的有利证据,警方才正式发布逮捕令。至发稿时截止,该案的主犯英籍华人 Ted Lau 尚下落不明,但另一名从犯,Edward Tan,今晨已在中环的一家酒店被警方逮捕……”

老谭的身影在屏幕上一闪而过,像个风烛残年的老人。电视机屏幕瞬间变得模糊一团。燕子走在芝加哥的大街上,漫无目的,朝着一个方向。风起了,带着三三两两的雪花。路尽了。燕子抬起头。一片浩瀚的湖。碧蓝的湖水,一直伸向天的尽头。

随笔

# 我的城南旧事

谷凡

看《城南旧事》,看到了那首“鸡蛋壳壳,里面坐个哥哥,哥哥出来买菜,里面坐个奶奶……”这首童谣我小时候也朗诵过,比这首完整,逻辑性更强。

板凳板凳擦擦 里面坐个大哥 大哥出来买菜 里面坐个奶奶

奶奶出来烧香 里面坐个姑娘 姑娘出来磕头 里面坐个孙猴 孙猴出来作揖 里面坐个公鸡 公鸡出来打鸣儿 里面坐个蝴蝶儿 蝴蝶出来采花



晴窗秀色(国画)

梅振荣

里面坐个蚂蚱 蚂蚱出来蹦蹦 里面坐个豆虫 豆虫一顾用 变成个大窟窿

每每想起这首歌谣,总是连带着很多童年的往事,我一直不愿意多说童年的事情,怕把那些美好说远了,当我不说的时候,那些美好永远鲜在我的记忆里。有关我感觉到美好,我无法传给的孩子,这是一个遗憾。因为我的童年看不到一个塑料袋和矿泉水瓶子,这些东西并不多,但它扰乱了一个时代,当你看到青青的草地或庄稼的时候,同时也会看到这些东西。这首童谣我依然没有唱全,一部分遗失在童年的岁月里。“公鸡出来打鸣儿”是要带儿语音的,还有“豆虫一顾用”,是方言,我找不到这两个字,“顾用”就是活动的意思,在一个地方不动,动一动就变成了一个大窟窿。豆虫这东西我见过,就是长在豆棵上一种专吃豆叶的大青虫,这种虫相貌丑陋,像大人的大拇指一样粗细,而且整个身体皱巴巴的,豆虫的皮很结实,据说,把豆虫打死,把它肚子里的东西挤出来,洗净晾干,把指甲草种子装进去,来年再种上,指甲草就会开出五颜六色各种奇特的花,这种花就是传说中的“十样景”。我没有试验过,因为我对豆虫太恐惧。

我的童年,看电影很少,第一次看电影,看的是《朝阳沟》,里面的银环一会儿大了(镜头近),一会儿小了(镜头远了),这个事情让我怎么也闹不明白。后来有人问我,看的什么?我说看的大银环小银环。

现在的孩子,一出生就对着电视,他们会有我那样的困惑吗?有人说,养孩子的好处就是可以重走一次童年的路。不过,有时候我们会被岁月的长度拉伤,不相信,自己就这么走过了18,走过了20,面前并没有方向,我们